



敲打鍵盤

學術自由

由於執行公民陶塑計畫的關係，這學期搭配演出，開了一門與「大學入門」相輝映的課程：「學習與生活」，最近一個單元的輔助閱讀教材，我列了一篇清大動力機械系彭明輝教授的論文：〈學術自由的本意與淪喪〉，作者批判教育部與國科會以計畫經費牽引大學的發展方向，導致大學的核心價值：「學術自由」的淪喪。彭教授直陳對學術自由殘害最深的首推「五年五百億」及「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」，盲目追逐「世界百大」排行榜，正是在開學術追求卓越的倒車，而所謂「學術追求卓越」是以SCI或SSCI影響效益或期刊排名序，來作為本土學術研究的績效指標，實在是荒謬至極。的確，哈佛、耶魯、劍橋、普林斯頓之所以成為名校，決不是因SCI或SSCI，更不是排行榜，而是他們在學術自由之下，長期累積下來的成果與聲望，速食麵的教育政策絕對難以貨真價實。

什麼是學術自由？簡言之：大學教師（學生）有講學、研究、學習的自由，不受任何外力和政府干擾，自由地進行專業的、獨立的教學、研究與學習。如此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

然而，台灣歷經長期的威權體制洗禮後，餘毒浸潤過深，學術自由談何容易！猶然記得年輕時擔任《輔大青年》總編輯，撰述社論〈輔大的一些怪現象〉，送請校方審稿後，竟被傳喚至訓導處，接受課外組主任的威嚇：社長、副社長、總編輯各記兩大過，印刷費扣留不給；這一事件還連代到學校黨團負責人的下台負責。大學裡都沒了言論自由，社會哪還有良知？沒想到，三十年過去了，在去年竟能收到一封由校長署名的電子郵件，要求教職員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言論，不能冠上校名，建議改採「南部

某科大」或「科技大學教師」，其理由是「基於學術中立之考量」，真讓人啼笑皆非，該中立的是行政，不是學術！如果強欲「具名以本校教師之名義發表，請先與秘書室聯繫，共同審視稿件是否允當後再行投稿，若未達共識而逕行投書，請自負『言責』。」不期然的，輔大課外組主任那張猙獰的面孔又浮現在我眼前：學校何來審稿的權力？一個開放的、多元的、頂尖的、一流的大學，本來就應容納各種不同的聲音，怎麼會出現這極端保守、閉塞的信函？自我閹割學術自由？不過，這封信函原也立意良善，他擔心：發表言論者若為千夫所指，勢將禍延學校，而學校名聲得來不易啊！

無獨有偶的，學期初收到由教務長署名的電子郵件，冠冕堂皇地以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學生之感受」為理由，要求「老師上課時著重於授課內容之傳授，與上課內容無關之政治議題，在上課中請勿觸及。」因為：「上課之學生，除本地生外，尚有為數不少的大陸學生（包括修讀學位及短期交換生）、僑生與外籍生。」表面上，言之成理，實際上已嚴重侵犯憲法對人民講學自由之保障，行政當局憑何干涉、評斷教學內容？更何況政治議題無所不在，文史、法政、社會、經濟學科絕難不談現實政治與社會，大學既能有多元族群卻不能有多元言論，那麼，學術自由何在？當然，這封信函的出發點是善意的，也頗具洞見爭端於未來的「真知灼見」。

清末，京師大學堂是紈褲子弟升官晉爵的樂園，蔡元培接手後，大刀闊斧，以「學術自由、行政中立」力抗軍閥政治，成就了中國的頂尖大學：北京大學。戰後，傅斯年以北大精神經營台大，奠下台大的基業，所賴者何？學術自由，因此傅校長得享長眠台大傅園的尊崇。

南台通識電子報第三卷總編輯 林柏維

